



凉宫春日的消失

插图：【日】Noizi ITO

凉宫ハルヒの消失

巨谷川流
肖鹤译



YZLI 0890095033

凉宫春日的消失

【日】谷川流著 肖鹤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宫春日的消失/(日)谷川流著;肖鹤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2011.3重印)
(凉宫春日)
ISBN 978-7-5327-5041-2

I. 凉... II. ①谷...②肖...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371号

Suzumiya Haruhi no Shoshitsu

© Nagaru TANIGAWA 2004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Noizi ITO 2004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9-722号

凉宫春日的消失

(日)谷川流著 肖鹤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5 字数 79,000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41-2/1·2841

定价: 16.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调换。T: 0512-52397878



| | | |
|-----|----------|----------|
| 001 |序曲 | |
| | 第一章 |016 |
| | 第二章 |042 |
| | 第三章 |060 |
| 096 |第四章 | |
| 118 |第五章 | |
| | 第六章 |136 |
| | 尾声 |150 |
| | 后记 |154 |



今早真是冷得出奇，谁要是拿把冰锥戳戳地球的话，说不定冻僵的地表都会咔嚓一下裂开。我禁不住想自己先来一下试试看。

不过，这么冷也很正常，都已经是冬天了嘛。明明一个月前文化节的时候还热得要命，一到了十二月份就开始突然急剧降温，像要提醒我们别忘了冬天似的，让人不禁切身感到今年日本是和秋天彻底无缘了。难道说有人把什么降冷咒误当成生意兴隆符了？我说西伯利亚的冷气，你们偶尔改改路线也未尝不可嘛，何必年年都来这儿报到呢？

还是地球的公转周期发生错乱了不成？就在我边走边为大地母亲的健康担忧时。

“嗨，阿虚。”

追上来的是一个流里流气的家伙，像氢气一般若有若无似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也懒得停下来，只转头淡淡应道：“嗨，谷口。”

打过招呼后，我又怨怨地望着前方高高的斜坡。既然我们天天都爬这道陡坡，好歹也少上几节体育课吧。班主任冈部老师和其他体育老师该多体谅一下我们这些每天早上走坡路上学的学生呀，他们自个儿倒好，都是开车来上班的。

“看你像个糟老头子一样唠叨什么呢。走快点儿，这个运动可不错，一会儿身体就暖和了。看我连毛衣都没穿。最讨厌夏天，每次都

爬得汗流浹背，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可是很惬意哦！”

你这么有精神头当然不错，问题是你能从哪儿来的精神头儿？拜托你也分给我一点。

只见谷口咧嘴一笑，“期末考试终于结束了，今年再也不用来学校上课啦。更让人兴奋的是，精彩的活动就快要开始了！”

期末考试对学生而言，谁也逃脱不掉，不管是谁只要考了就会完事大吉。只是每个人拿到手的卷子上头，批改的分数不会整齐划一。

一想到老妈也将为我上哪家补习班伤神，我的心情开始消沉起来。明年升入二年级后，学校就要根据报考志愿的学校进行分班。到时要选文科还是理科？读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我现在心里一点儿谱都没有。

“那事儿以后再想吧。”谷口对此一笑了之，“不是还有比这更要紧的事吗？还记得今天是几月几日吗？”

“十二月十七日。”我说，“那又怎么样？”

“那倒不怎么样。可是一星期后才是让人欢呼雀跃的日子，你不记得了？”

“啊，是这样子。”我终于想起来了，“噢，是本学期的结业典礼，放寒假的确是件让人满心期待的大事。”

可是，谷口却用一种受到火山爆发惊吓后的小动物般的眼神，瞄了我一眼说：“不是嘛！你好好想想，七天后是几月几日，自然就会想出来了！”

“哦。”我轻轻哼了一声，呼了口气。

十二月二十四日。

谜底解开了。下周的确是有个不知被谁捏造出来的阴谋节庆，这我早该料到的。谁错过我都不会错过的，因为有个比我对这类事情还敏感的家伙就坐在我附近。上个月没过万圣节就让她念叨半天了，这回她一定会玩点儿什么新花样。

不,我大概可以猜得到她想玩什么新花样。
昨天在社团教室,凉宫春日是这样说的……

“你们平安夜跟人有约吗?”

一关上门,春日就把书包甩了出去,眼底闪耀着猎户星座三连星般的光芒,斜视着我们。

那分明透露出一种“会有什么约定? 谅你们也不敢!”的弦外之音。仿佛听到有人答 YES 的话,她就准备刮起冰风暴似的。

当时我正在陪古泉玩桌上角色扮演游戏,朝比奈穿着几乎快成了她日常装束的女仆服,在电暖炉前烘手,长门则专心地阅读新发售的 SF 精装版,眼手并用。

春日将她拿来的另一个大手提包放在地上,不客气地走到我身旁,挺着胸脯用种高高在上的眼神望着我。

“阿虚,你肯定没任何约会吧。不用问我也知道,但是不和你本人打一下招呼又有点儿说不过去,例行公事而已。”

她脸上露出一丝世界名猫般的笑容,我将本来要掷的骰子递给笑得别有深意的古泉,转身问春日:

“有的话又怎样? 先说说你要干什么。”

“意思就是,你当天跟人没约,对吧?”

春日径自点了点头,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喂喂! 你给我等一下,我还没给你答复呢……算了,反正我又不是今年圣诞节才没约会。

“古泉,你呢? 和女朋友有约吗?”

“如果有就好了。”古泉把玩着掌心上的骰子,戏剧性地叹了一口气。一看就是故意的,透着那么一股假气。

“也不知道是幸福还是不幸,圣诞节前后,我的日程表都是一片空白,正愁一个人怎么过这漫漫的圣诞长夜呢。”

古泉俊秀的脸孔笑意盎然，一看就知道他在说谎。可春日却信以为真，“愁什么，那样最幸福不过了。”

接着，春日又将矛头指向了女仆装扮的少女。

“实玖瑠，你呢？有没有人三更半夜约你去欣赏雨水变雪花的那一瞬间？不过，这年头要是有人动真格地跟你说这样的话，你大可朝他一拳挥过去。”

朝比奈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春日，她有些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不知所措，“没有……是、是啊，现在还没有……嗯，三更半夜的……啊，你喝点儿什么？”

“越热的越好，上次的香草茶就很好。”

春日一点完，“好、好！马上就来。”

朝比奈一脸的欢喜，把水壶放在小瓦斯炉上。不就是泡个茶嘛，真有那么开心？

春日满意地点点头，将炮口转向最后一位团员长门。

“有希。”

长门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头也不抬地简短回答：“没有。”

“是嘛。”

结束了这如同莺歌鸟语般的对话，春日又转向我，露出不可一世的笑容。我打量了一下埋在书本间的白皙脸蛋，长门一副局外人的模样，真觉得她不用答得那么快。假装想一下有没有安排，再说也不迟啊。

春日扬起一只手。

“那么，全体一致同意举行 SOS 团的圣诞派对。如有异议或反对意见的，在派对结束后提交书面材料，我会过目一下的。”

言下之意，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抗议，她都不会收回自己已做出的决定，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这次，她起码表面上问了我们当天的安排，和半年前比较起来，算是小有进步。只是她能再征求一下

大家是否愿意参加的话,就更好了。

一切都如她所愿,春日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抓起了放在地上的手提包。

“既然圣诞佳节就要到来,也得着手准备点儿什么。所以,我带了一些圣诞饰品,营造过节的气氛也很必要呀!”

只见她一一取出了喷雪剂、金银亮片、拉炮、迷你圣诞树、驯鹿布偶、棉花、灯饰、花环、红色和绿色的垂帘、绘有阿尔卑斯山脉的挂毯、发条式可动雪人人偶、粗蜡烛和烛台、几乎装得下一个上幼儿园孩子的巨型袜子、圣诞歌曲合集 CD……

春日像个给小朋友发糖果的邻家大姐姐,脸上的笑容是那么亲切,她将圣诞节用品一一放在桌子上。

“我想把这间冷清的社团教室装点得活泼些,营造出圣诞节积极、乐观的气氛,第一步就是改造外观印象。你们小时候没这样做过吗?”

不管有没有做过,的确再过几天,我老妹的房间就会被圣诞节用品装饰一新。老妈今年八成又会命我帮她搞这些。对了,我那个今年上小学五年级、快满十一岁的老妹仍对圣诞老人的童话深信不疑,因为她至今无法像我一样。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识破了爸妈精心编造的故事。

“你真该好好向你那纯真的妹妹学学,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就是相信自己的梦想,否则你的愿望永远也不会成真。这就跟要中奖一定得买彩票的道理一样,不要痴心妄想天上会突然掉下来一张中了一亿元的彩票,世界上没有那等好事!”

春日又使出了她那笑里藏刀骂人的绝活,并取出派对用的三角帽戴在头上。

“所谓入乡随俗,进了罗马城,就要像个罗马人。到了圣诞节,也要按着圣诞节的规矩来。世上没有人会讨厌别人给自己过生日。耶

稣若是见到我们如此期盼圣诞佳节，一定也会很开心！”

不是我自夸，我谙熟尚有争论的有关围绕基督诞辰出生年份的各家学说，岂会不知道她心里想说什么？加上春日又是那种认为基督诞辰有几个也无所谓的人，万一她说：“既然如此，全部定为圣诞节不就得了，”一年把圣诞树搬出来好几次庆祝岂不是更惨？现在再回溯时光到公元前去追根究底也只是自找麻烦，反正不管是太阳历还是古代巴比伦历，都是人类自个儿制定的，在浩瀚宇宙中默默运转的天体们才不会管那么多，只默默运转，直到寿终正寝——啊，宇宙真好！

一想到宇宙的神秘，我那颗年轻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可是，春日丝毫不给我任何幻想的余地，她像只懂得讨人喜欢的大熊猫，在社团教室里忙来忙去——在活动室内到处摆放各种圣诞小饰品、给埋头书中的长门套上一顶三角帽，还抓着喷雪剂的瓶子乱晃，在玻璃窗上洋洋洒洒地写下“Merry X'mas！”

哎哟，那个从外面看，字正好是反的哦！

当春日忙这儿忙那儿时，朝比奈像胡桃夹中的木偶一样，用托盘端着茶摇摇晃晃地走来。

“凉宫，茶泡好了。”

女仆打扮的朝比奈面带微笑的模样，今天也是萌到了极点。她的妖艳欲滴真是让人百看不厌，我的心每一次都被她俘获。但凡春日的什么鬼主意，朝比奈都没什么好果子吃，可是这次圣诞派对，她倒是显得气定神闲。不过，跟以往扮成兔女郎发传单、在电影里穿得让人想入非非地上镜相比，大家一起举行其乐融融的内部聚会，的确感觉既实在又开心。

但是——真的会这样吗？

“多谢实玫瑰。”

春日高高兴兴地接过茶杯，站着喝起了香草茶。朝比奈一脸纯

真的笑容，望着她喝茶。不过十几秒的工夫，春日就将热茶一饮而尽，笑得比刚才更加灿烂。

我知道可能大事不好，她通常只有在打某种如意算盘时才会有那种笑容。和她接触毕竟不是一天两天了，起码对她这一点还比较了解。

问题是……

“真的很好喝，实玫瑰，说谢谢就有点儿见外了，不过，我早就把给你的圣诞礼物准备好了。”

“咦？真的吗？”

惹人爱怜的女仆眨了眨大眼睛。

“没有比这事更当真的了。就像月球围着地球转，地球围着太阳转这种自然真理。你可以不相信伽利略，可不能不相信我说的。”

“啊，是的。”

春日随即伸手在包里掏来掏去。

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一回头，正好和古泉来个四目相对，只见他微微苦笑了一下，耸耸肩。正想问他要干什么时，我大致猜到了他的心思。好歹成为春日的同伙也有半年多了，要是连这点都猜不到的话才奇怪呢。

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

问题是，这世上没有哪个人或是哪种特效药能够阻止春日精灵古怪的想法，要是谁能成功发明出来的话，我个人绝对会颁给他一枚国家一级奖章！

“锵锵锵——！”

像逗小孩子似的，春日从包底掏出了最后一件圣诞饰品，那是——

“那、那是……”

朝比奈反射性地后退了几步，好似老魔法师把心爱的魔杖传承

给徒弟，春日意味深长地说道：

“圣诞老人的衣服！这下就什么都不差了吧？到时候不打扮得有点儿节日的喜庆气氛就太没意思了，来，我帮你换上！”

春日向缓缓后退的朝比奈一步步逼近，双手提起的正是一套圣诞老人衣服。

于是，我和古泉被赶到活动室外，只有徒然去想象春日在里面是如何给朝比奈换衣服的了。

“咦？”“呀！”“哇——”听到传来的微微哀鸣，给了我无限的想象空间，脑中不断涌现的幻觉让我不禁怀疑起自己是否能透视到门的另一边。哎呀，看来我也快得神经病了。

正当我独自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幻想中时……

“这样说可能对朝比奈不太公平，不过……”

不知是闲得发慌还是怎么回事，古泉突然这么来了一句。这个男人素来以外表彬彬有礼著称，他靠着墙抱着手臂，继续说道：

“看到凉宫开心时我才备感放心。见到她焦虑不安，那最叫我心痛。”

“因为如果她精神不安定，就会产生奇妙的异空间，是吗？”

古泉用无名指拨了拨刘海，

“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对我和同伴们来说，闭锁空间和‘神人’的存在最让人害怕。或许那看起来没什么，其实是非常吃苦头的。幸好这个春天过后，没怎么再出现。”

“那就是说，偶尔还会有？”

“极少数情况下。这阵子只有从深夜到黎明时分才会出现，正是凉宫睡觉的时候。可能是她做了噩梦，才无意识地创造出闭锁空间吧。”

“那家伙不管睡着还是醒着，都会给人带来麻烦。”

“没那回事！”古泉尖声抗议。

坦白说，我有点被吓着了。只见他收起了笑容，一道犀利的目光射向我。

“你不晓得凉宫她进高中以前是什么样。自我们三年前开始观察到凉宫同学升入北高就读为止，她每天都是一副开怀大笑的模样，你根本无法想象。所有的改变都是在遇到你之后，严格说来是和你一起从闭锁空间回来之后，她精神上的稳定远比在初中时强了许多。”

我无言以对，回头看了一眼古泉。要是不看他一眼的话，我会觉得自己好像输了。

“凉宫同学的改变很明显，而且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我们想照此发展下去，难道你不这样想吗？现今的SOS团，对她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因为这里有你、有朝比奈，也需要长门，就连我也是这里少不了的一分子——我们几个可说是同心同德，谁都离不开谁。”

“那只是你自己的理论吧。”

“是的，但这也没什么错吧？难道你宁愿见到凉宫每隔几小时就转化为‘神人’大闹异空间吗？这话似乎不应该由我来说，我也不认为这是个什么好的爱好。”

“我没有那种爱好，以后也不会有——只有这点我敢斩钉截铁地打保票。”

古泉忽然脸色又缓和了一些，似笑非笑。

“听你这么说我就不放心了。说到改变，其实不只是凉宫，我们也都变。你和我，还有朝比奈，可能长门也是。不管是谁，只要待在凉宫身边，想法多少都会有所改变。”

我把头扭向一边，并不是因为被他说中了。我根本就没有那种感觉，怎能算是被说中呢？我只是很意外，这小子居然也注意到长门有了微小的改变。当我们为耍诈草地棒球大赛、穿梭三年光阴的七

夕、收服巨大蟋蟀、孤岛的杀人剧和无限回旋的暑假忙得团团转时，长门的态度行为举止，与当初一切序幕开始的文艺活动室的邂逅相比，的确是起了些微小的变化。这肯定不是错觉，至少我还有点儿相当于手工望远镜级别的眼力吧。回想在孤独岛时，她是有些怪怪的。在市民游泳池和盂兰盆会场时也是一样。尽管拍电影时的魔法师装扮已经够古怪了，但和电脑研究社进行游戏博弈战时比起来，才知道那根本不算什么……不过……

那算是好事吧。春日就算了，我个人认为长门的改变更重要。

“假如是为了世界的稳定，”古泉面带微笑地说，“举办圣诞派对还是小菜一碟。更何况要是玩得开心的话，在我这儿就找不到抱怨这两个字。”

真是让人无言以对，我正感觉有点儿愤愤不平时……

“换好了！”

门一下打开了，社团教室的门是朝里开的，我整个人靠在门上，毫无准备地跌了个四脚朝天。

“哎呀！？”

叫的人不是我，也不是春日，而是朝比奈。声音从我头上传来。此时我仰天躺在地上，无意间看到了天花板以外的东西。

“喂！阿虚！不要偷看！”

说这句话的人是春日。

“哇！好险！”

连连惊呼的朝比奈跳到后面。我向众神发誓，我只看到她的脚而已。

“你要躺到什么时候啊！给我起来！”

春日抓住我的领口，总算把我提了起来。

“阿虚你可真够色的！竟想偷看实玫瑰的裙底光，你还早两亿五千六百年呢！是故意跌倒的吧？是故意的不是！”

真是恶人先告状！是谁也不说一声儿就突然把门打开？这是意外！真的是意外啊，我虽然想对朝比奈解释一下，却突然愣住了神儿。有人一定想问我是怎么回事吧？

“哇……”

除了朝比奈双颊涨得通红的模样，还能有什么吸引我？

白色滚边的红衣，配上饰有毛球的红帽子……身上只穿了这两件东西的朝比奈，双手拼命拉住短短的裙摆，水汪汪的眼睛含羞带怯地望着我。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完美无瑕、不折不扣的圣诞少女。年事已高的圣诞老人悄悄地将家业转给孙女继承，而那位孙女正是站在这里的朝比奈实玖瑠。

如果她这样跟我说，我八成会相信吧？但我老妹肯定会百分百地相信。

“非常好。”古泉率先发表感想，“不好意思，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形容，只能说说套话。不过，这套衣服真的非常适合你。真的，很好看！”

“可不是！”

春日搂着朝比奈的肩膀，状似亲热地贴着那张受了惊吓而杏眼圆睁的小脸。

“真是超级可爱！实玖瑠，你要更自信一些。到圣诞派对为止，你就是 SOS 团专用的圣诞老人！这个职务你当之无愧！”

“唉……”

朝比奈可怜兮兮地叹了一口气。不过，春日这次真的做对了。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我特地朝长门望了一眼。那位话语不多的娇小的短发女孩，仍旧默默地埋头苦读。头上一直戴着那顶三角帽。

之后，春日叫我们排队站好，听她训话。

“大家听好了！这个时期在街上看到圣诞老人不要兴高采烈地跟上去，因为那些家伙全是冒牌货！正牌货在地球上罕见得很！实玖瑠，你要特别留意，不可以随便收下不认识的圣诞老人给的东西，也不可以随便答应别人的要求！”

这不该是一边逼迫朝比奈当冒牌圣诞老人，又一边说起的开场白吧。

这家伙该不会活到这把岁数，还跟我老妹一样相信那个国际志愿者的老爷爷真的存在吧？这么一个曾对着牛郎织女星星座拼命许愿的女人，相信这种事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想她应该不会再搞出什么名堂来吧？再怎么说明社团教室已经有位圣朝比奈了，超越真品的冒牌就在这里，这就行了。要是再有什么奢求的话，北欧国家恐怕都会发动抗议。

我正在猜想一年只工作一次的懒惰老人私吞的资金来源时，春日又发话了。

“阿虚，圣诞派对当然要举行得盛大。不过，今年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就有点儿晚了，只能庆祝基督的诞辰，明年得连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的诞辰也一并庆祝才行，不然就太不公平了！”

干脆连摩尼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的开山教祖的诞辰也一并庆祝算了。看着一群信徒以外的人搞庆祝，此时在云端上的他们恐怕也会哭笑不得吧。虽然春日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拿庆祝各家教祖的诞辰当借口，想热闹一下而已。如果老天真要怪罪下来，拜托就针对春日一个人好了，我充其量只是个跑腿的。

我正想到那时去找哪个神明喊冤时，春日瞄了我一眼，坐在团长席上。

“吃什么？火锅？还是烧烤？螃蟹可不行，我对那东西过敏，也没有那个耐性把肉从壳里挖出来吃。为什么螃蟹不进化到连壳也能吃呢？难道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没好好学习吗？”

就是因为学聪明了，所以才长出壳来。螃蟹又不是为了方便你吃，才在海底进行自然淘汰的！

古泉随即举手发言，“那得赶快跟店家订位子了。圣诞佳节就要到了，再不预约，恐怕会订不到。”

这小子介绍的店家，我实在不太想去。难保到时不会有奇怪的店主出现，演上一出曲折离奇的杀人喜剧。

“啊，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或许是和我抱有同样的想法，春日笑着摇摇头，接着又说，“直接在这儿办好了！设备一应俱全，只要张罗材料就行。对了，最好再带个电饭锅来。还有，严禁喝酒。我已经发誓这辈子绝对不再喝酒了！”

我希望她发的是别的誓。不过，我可没听漏了重点。

“要在这里办？”我看了一圈社团教室。

这里的确备有陶瓷锅和小瓦斯炉，也有冰箱。每一样都是春日在 SOS 团创办初期时，不知从哪个地方搬来的。她该不会早就想到在这种时候用吧？尽管小瓦斯炉已是朝比奈沏茶时的必备器具，但是，学校会准许学生在老旧的社团大楼里大开炉灶吗？想都别想，因为楼内严禁用火。

“没问题的！”

春日都懒得挪动一下，明明连厨师执照都没有，却露出小学生厨师水平般的自信笑容说：“这事儿就要偷偷做才刺激有趣！万一学生会的人或者老师们闯来的话，就用我拿手的火锅料理招待他们好了！他们一定会被那至高无上的美味感动得痛哭流涕，为我们开设特例。这个计划绝对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春日明明怕麻烦，做起事来却比任何人都积极，想必她的厨艺也跟她的嘴巴一样厉害吧。可是，火锅料理？我们什么时候决定要吃火锅了？刚才不是只谈到吃螃蟹不行吗？难道她又是假装征求大家意见，心中却早就打好了算盘——算了，她哪次不是这样？犯不着和